

中国茅山派最后一位掌教绝密档案首次公开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道士。咒语。符
倒地，驱雷奔云

最后一人



一本真正的道教密法小说



南派三叔力荐!



出版后疯狂刷新畅销记录

揭开生死簿密码，奏响三千年道家传承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 魂之舞动

第二章 / 魑魅

第三章 / 朋友离去

第四章 / 劫煞变飞煞

第五章 / 黄大仙

第六章 / 身世

第七章 / 大凶之兆

第八章 / 起源

第九章 / 昆仑玉虚

第十章 / 暗算

第十一章 / 历史的重现

第十二章 / 决战神话

第十三章 / 等一个人

第十四章 / 冥婚序曲

第十五章 / 酆都来信

第十六章 / 生死门

第十七章 / 别回头

第十八章 / 白摄鬼

第十九章 / 活纸人

第二十章 / 灭差

第一章 魂之舞动

生辰八字这东西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也是呼吸到阳间第一口空气时就确定了的，这个东西将伴随我们一生。通过生辰八字，懂道的人可以算出你将来的运势、姻缘、仕途，以及劫难；同样，如果被小人得到了，他就能通过这个来让你走上霉运，甚至是夺去你的生命。

通常一个人只会有唯一的八字来对应自己的运势，有的人也会用一些特殊的办法来改变命运中的那些背运，也就是俗话说的过掉那些沟沟坎坎。

可是命由天定，有些坎靠人力是迈不过去的。这时候就有人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借八字！

这八字怎么借？

答案是残酷的，那便是养一只小鬼，也就是婴灵。这些婴灵被拿出母体的那一天，便早就有了属于它的生辰八字。

那些尚未出娘胎便已经死亡的婴孩，因为他们未曾经历世事，所以也便不懂得善恶，只一心报答那个供养自己的人，东南亚地区就有一些富商用这种办法来避免霉运。

因为这些婴灵是能够通灵的，可以预知一些潜在的危险，这样它的主人便可以提前想好对策。但若是遇到那些大灾难，也是束手无策的，这时，富商便会用婴灵的生辰八字去替自己受这个罪，也就是所谓的嫁祸。

眼下，超子怀里的这张符纸上写的，正是那日他在石头爹家里那壶酒中发现的婴灵。这个婴灵虽然被查文斌超度了，却让超子积了它的阴德，能够用留下的那点运势替超子扛过一劫。

现在用它的时机到了，查文斌把这张符纸放在超子跟前，嘴里念念有词。

随着查文斌语速的加快，符纸的一角竟也动了几下。他拿出辟邪铃一摇，右手指着那符纸大喝一声：“起！”那符纸竟真的慢慢地立了起来。

一开始还是摇摇晃晃的，最后干脆立得笔直，就像是背后粘着小棍被插在地上一根。

查文斌拿出火折子俯下身去点燃了符纸。符纸一下子就燃了起来，但升起的烟却一直徘徊在不足半米高的地方，不断地上下翻腾着，始终不飘不散。

查文斌取出无根水，中指迅速朝着那团烟弹了几下，念道：“画符为人，落地生根；借你八字，度其天劫！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那团烟开始慢慢地向下沉，洒出去的水柱像是被分散到了这些烟里，形成了一层淡淡的雾气。这些雾气开始逐渐变幻，最终形成了一个只有婴儿般大小的人形。

这团人形烟雾便是这个婴灵留在世上并未消散的命魂，因为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出世，地魂和天魂也就无法感知到它的存在。三魂不能合一，所以即使是死亡了，它的命魂将不散不聚不轮回，成为一个游荡着但却没有心智的野鬼。

那小孩模样的烟雾虚空踏着步子，活像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不停地吮着自己的手指，“呀呀”叫着向查文斌走过去。

而查文斌看到此情此景也难得会心一笑，说道：“小娃娃，报答他的时候到了，待你这命魂一散，你的地魂便能进入下一世的轮回，我已经给你超度过了，来世你会找到一个好人家的。”

烟雾小人朝查文斌作了个揖，那模样甚是滑稽。这小人本还想用都站不大稳当的身子给他行一个跪拜大礼，却被查文斌赶忙止住了：“不用不用，他的时间快来不及了，你得赶快上路了。”

别了查文斌，那团烟雾又歪歪扭扭地走到超子跟前，双膝一弯，就给超子跪下了，虚空朝着他磕了三个头，便转身朝那晶莹剔透的地方走去。

查文斌目送着那团烟雾越来越稀薄，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查文斌转过身来看超子，只见他两只眼睛都已经闭上，脸上也有了少许血色，看样子歇一会儿就没什么大碍了。但凡是遇上这种中招的，都会被损掉些精气，需要日后好生调理，但小命起码是保住了。

今天的查文斌算是被折了左膀右臂，先倒下一个卓雄，后倒下一个超子，这条道家龙的翅膀就这样被硬生生砍断

了。

查文斌把超子也像卓雄那样安顿了下来，本来这儿也就不该他们来的，自己也没准备让他俩来，接下来该是独自面对的时候了。

看着前方那段仅数十米的路，查文斌由衷地想念它——老伙计三足蟾！

曾几何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那只蛤蟆。拍了拍怀里那枚太阳轮，这是和它唯一的记忆。一阵熟悉的温热感突然传来，让他暂时忘却了这儿的寒冷。

走吧，前方还有未知在等待着自己；走吧，命运便是如此安排的。查文斌觉得这样的结局是他想要的，也是最好的，因为他早已知晓一件事：要从死门入，必要死一人！这是规矩，没有人能改变。从死门入，要想平安通过，必须拿命来买路，否则是永远也通不过的。现在卓雄和超子经过两劫都还活着，就只剩下自己一人去面对了。

如果卓雄现在醒着，他一定会大声地阻止。因为他看到了，他在最早的时候便看到了这结局。超子已经应验了，虽然吃蜘蛛的是他自己而不是超子。

那么查文斌呢，他会应验吗？

“老伙计，你在哪儿？”查文斌喃喃自语。他这一生都是孤独的，没有一个真正懂他的朋友，唯有它——那只蛤蟆。

动了，这个现在看上去有些消瘦但却挺得笔直的后背；动了，那柄已经流传千年、出自道家名门的七星剑；动了，天正道这一脉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掌门……

跨出去的第十步前面横着一排细微的小石子，黑色的鹅卵石。它们被缜密地埋在了地上，形成一道细微的线。虽然这线的颜色是黑的，但却没能逃过查文斌的眼睛。这是一道生死界线，跨过这一步，他便不再是他。

脚步落地，风声四起，伴随着呼呼作响的冷风，还有无数个突然凭空出现的鬼魂，其中便有他的老熟人——石头爹！这道线就如同一道无形的墙壁，隐藏了太多太多。

这是一群没有心智的魂魄，它们的目标只有把这个擅自闯进来的人撕碎，男女老少皆是如此。这一刻，查文斌的心头再也没有了一丝怜悯。

风起，符起，咒起，剑起！

漫天飘扬的符咒伴随着朵朵剑光，他的身子就这样艰难地顶着肆虐的狂风前行。也不知是风太大，还是脏东西太多，他身上的道袍被一点点地划破。每前进一步，他的衣服上就会留下数道新的划痕。

雪白的道袍已被鲜血浸透，剑柄也被染红……那不是别人的血，而是他自己的血，他就像走上了一条路两旁站满手拿钢鞭的恶徒的小道，每走一步就会被人狠狠抽上一鞭。

太多了，几千年来因为摄魂草而被困在这儿的魂魄太多了。所有的魂魄都希望抓住这个等候了千年的机会，杀了他，让他做自己的替死鬼。这是它们轮回的唯一办法，他不怪它们。

无情的七星剑像是一台收割机，剑光闪过之处就立刻魂飞魄散。这只是一群普通的魂，它们并没有错，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也包括查文斌。

当他的眼睛流出第一滴血，白色的道袍已成红色的时候，曾经卓雄看见的那一幕终于出现了。

查文斌就站在距离中心不足三步的位置，七星剑再也举不起来了，他就那样仗剑而立，稳如泰山！

死了吗？没有人知道，如果看见那张七窍都在流血的脸，所有人都会认为他死了。

不，他没死！此时，那些鬼魂没有一个还敢靠近，因为在查文斌背后赫然有另外一个人在舞动着七星剑，白衣胜雪，道气凛然！

是人吗？不，是一个魂！

一模一样的剑，一模一样的招式，一模一样的身影，一模一样的脸！

那个带着超子和卓雄下地的查文斌早已被鲜血浸透了道袍，他的剑是支持身体的倚仗，七窍中正往外涌的红色液体还带着丝丝热气，也表示了这具岿然不动的躯体还有体温。

而另一个查文斌不知从何而出，一袭雪白的道袍在这具血人的四周带起寒光剑影，剑光所到之处必有一魂魄当即

散去，一时间杀得是天昏地暗，而其那身白衣依然一尘不染，煞是威风。

怎么会有两个查文斌？

若仔细看就会发现，那个站立不动的查文斌被远处超子头上那只还亮着的射灯照耀时，他的脚下是有影子的。

而另一个，正在肆意挥剑、驱魔除邪的查文斌不仅没有影子，而且光柱打在他的身上就如同打在玻璃上一般，穿透而过。

因为魂魄没有身体，所以光线能直接透过他，不经反射与阻挡，因此不会形成影子。而在民间鉴定是人还是鬼的最简单办法，便是看他在灯光下有没有影子。

他是魂，查文斌的魂，魂之舞动！

他已经死过一次了，人有三魂，分别为命魂、地魂和天魂。

地魂管轮回，人死之后地魂便会被阴差带走，进入阴司，等待下一世的轮回。

天魂管运势，平时的道士看相，其实就是根据生辰八字推算出天魂的走势。

地魂与天魂平时都不在人身上，但偶尔会有一种情况：明明有个人在村东头打牌打了一整天，却有人说傍晚的时候在村西头看到这个人正从外面回来，而且能准确地形容他今日的穿着，这时候人们往往会说一句：“你是见鬼了吧！”

其实他见到的不是鬼，而是这个人在外面飘荡的另外两个魂之一，当然让人见到的概率少之又少，大多数人这辈子另外两个魂都不会现世，一旦现世也就意味着他的生命即将终结。

还有一个是主魂，也就是命魂！人死灯灭，魂飞魄散，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死了，身上的那三盏灯也随之灭了，它是阳气的象征，没有了阳气，自然也就没有了生命。而魂飞魄散，是魄先散，七魄是身体能够活动的根本，魄散则体不动。

而魂飞指的便是这命魂了，命魂在人活着的时候会一直依附在身体上，但在身体死亡之后便会在一定的时间内消失。但有的人因为生前有太多的怨念便不愿散去，这怨念就会将本该自行散去的命魂凝为另外一个意识形态的存在，人们把它称之为鬼。

鬼本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的，所以当鬼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大多便又自行散去，因为它的怨念已经不足以支撑这种形态的继续存在。

如果鬼作为命魂的延续非要强行留在这个世上，那么他生前的地魂将永远也无法进入下一世的轮回，在阴司遭受无尽的煎熬。这个规矩是由上天定的，谁都不能例外，否则就乱了套。

有的人死了上千年了，却因为心中那股怨气迟迟不肯消退，执意留在这世上飘荡。但是时间往往会消磨一个人的意志，鬼也不例外，因此他为了保住这个意识体的存在，就往往会选择另外一种极端：那便是杀生，杀得多了，用这种血腥而残忍的方式提醒自己恩怨还未了，不断刺激着自己的意识体进一步完整。久而久之，这只鬼身上的戾气就会多了，从而就会成为恶鬼、凶鬼，甚至是魔鬼！

这也是道士们做法事的根本意义。冤冤相报何时了，这种超常规的存在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他们便要替上天消除这种不合理，于是有的道士便会得到与常人不同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上天，也就是他们供奉的三清。

于是道士们开始开坛作法，开始念咒画符，开始降妖除魔，其最终目的不过是让那人能够早日进入下一世的轮回，忘却这一世的仇恨。

而这位白衣飘飘的魂，正是查文斌的命魂！

他的命魂早已在那一日的死亡过后脱离了身体，或许再过不多久这个命魂便会烟消云散，可偏偏此处就有一株摄魂草，任凭他是有道之士，也抵不过此物的吸引，被困在了这具棺椁之下。

有句话叫冥冥之中一切皆有注定。若是查文斌在醒来后便走了，即使再回到浙西北，他也活不过两个月。因为人的命魂丢了，七魄要不了多久便会跟着散去，身体也会开始出现异样。结果呢，或许他会死于疾病，或许他会死于意外。

平时丢了魂的人，只需要找个懂点的人用些法子便能喊回来。将丢了魂的人放到床上，然后点燃一支香，插在床头或者扫帚柄上，祈求床公床婆或扫帚娘娘将失去的魂叫回来。

“喊魂”的人一手拿着一只碗，碗口用作冥币的黄纸蒙着；另一手拿着饭勺子，用饭勺子敲一下门坎，叫声丢魂人的名字，再用饭勺子舀点凉水，倒在蒙着纸的碗上。就这样，敲呀，叫呀，倒水呀，直到看见碗内的积水中映出一个闪亮圆圈，就算“喊魂”成功。

但是被摄魂草囚禁的魂是永远也无法被召回去的，没有人能够违逆它的力量，魂将永久被困在这里，供不怀好意的人使用。

同样，查文斌的地魂走过了黄泉路，踏过了奈何桥，但即使他喝了那碗孟婆汤，也不会得到下一世的轮回。因为他的命魂被留在了此处，不散不灭。命魂先散是投胎的先决条件！

这里有千百年来无数被吸引过来而囚禁于此的命魂，这些人因为无法投胎而在阴司遭受着痛苦。至于这些魂是用来做什么的，那自然便是鬼道了！

同样是魂，但也有高低之分。虽然灭这些命魂的时候，他们是痛苦的，但是对于在阴司里的地魂来说，却是彻底的解脱。

找一个替死鬼来代替自己受罪是这些备受煎熬的命魂的本能，所以他们极其凶恶地扑向了查文斌。殊不知，就算成功了，他们的命魂依旧会被困在这儿，因为摄魂草一直在。

但是人心对于生存的渴望是最基本的，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也是人性最大的弱点。所以那些看似凶恶的命魂在被七星剑寒光闪耀过后，更多留下的是他们记忆中的最后一抹笑容，原来，死亡才是最大的解脱。

魂之舞动还在继续跳跃着，这是一支收割着这一世最后的残留却造就了下一世美好的轮回之舞，这是一支查文斌用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为世人超度作法的往生之舞，七星剑用它被铸造出来的本意完美地诠释了何为道，也完美地解释了那一句：道可道，非常道！

“道”，可以用言语表述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只有在消解了这一世的欲望与仇恨时，才能体会下一世的美好，这是用生命在体会的道，这是只有在死亡的边际才能读懂的道。用一世的经历去感悟那短短的几秒，这就是道！

当凶狠的石头爹也带着一丝满足的笑容离去，风停了，查文斌的血也凝固了。那个白衣胜雪、仗剑而舞的魂动了，他慢慢走向伫立着的查文斌，越来越薄，越来越淡。

当两个身体完全重合到一起的时候，查文斌那紧握七星剑的手指动了。

动了，他动了，那个真正的查文斌回来了！

他在挪动！长长身影背后留下的鲜红的血迹，无数头发丝大小的伤口遍布全身，这是艰难的一步，任何一丝肌肉的颤动都会带动伤口的撕裂，这种痛楚岂是一般人能够体会？

他已经到了极限，眼中溢满尚未凝固的血，那座晶莹剔透的东西只能看见一个大概的轮廓，方方长长的。

还有两步便到了，他喘着粗气，想要抬腿，却发现腿根本不听使唤。

颤抖着的身子，他告诉自己一定得走过去，这一步是关键的一步，只有迈过去才有可能看见明天的太阳。每一次呼吸带来的便是浸透道袍的新一轮的血迹，他已经没有多少血可以流了。

“坚持！”查文斌在内心深处不停地鼓励着自己，终于他再次迈出了一步，无比艰难的一步，那东西已经触手可及了。

几次尝试，就差那么一指的距离，他便可以触到了。他在努力尝试着，血顺着他的手指滴到地面转瞬间便成了黑色，因为疼痛而开始痉挛的手指几乎无法伸直。

“咚！”突然查文斌的身子猛地向前一趴，脑袋结结实实地磕到一个硬物上面，他用这种方式完成了最后一步的跨越。

努力睁开已经被血糊住的双眼，他这才发现那是一口晶莹通透的棺材，近乎水晶般纯净而无半点杂质。额头的撞击带来了新的伤口，鲜血瞬间在棺盖上流淌开来，形成了一道道纹路。

凉，透心地凉，这是他的双手贴在这口透明棺材上的感觉，裂开的伤口几乎立刻就和这冰冷的棺材冻到了一起，就像是大冬天里把一块刚切下来的新鲜猪肉贴在室外的钢板上，彼此不能分离。

不知是流血过多，还是体力已经耗尽，他睡了，眼睛努力地眨巴了最后一次，他恍惚看见棺材里躺着的那个人正

在冲着自己微笑。

也不知过了多久，老王和横肉脸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一直等待着那三个人出来。自查文斌他们进去后，他俩就一直把耳朵贴在椁壁上听里面的动静。木头本是具备很好的声音传播效果的，可里面却像是完全被隔绝了一般，没有任何动静。

他们也想过破椁而入，无奈雪柏的牢固程度又岂是他们徒手动得了的，况且它的结构注定了强行进去必定会让里面的人永无出来之日。

而此时，卓雄和超子依旧昏迷着，均匀的呼吸节奏显示着他俩还活着。

再看查文斌，脸上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霜，原来浓密而乌黑的睫毛上结满了冰花，因失血过多而惨白的嘴唇也已经被冻成了乌紫色……若是被人看见了，定会认为这是一具尸体。

可是，此刻那个原本通透的棺盖上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无数诡异的字符跃然于上，整齐有序地排列在整个棺盖之上。没人识得这些字。

而在这些古怪的文字中间，一轮弯弯的黑色月亮显得格外扎眼。

“热！”这是查文斌在迷迷糊糊中的唯一感觉，他的胸口就像有一团燃烧着的火焰在烘烤着心脏。每当他觉得睡得正香的时候，这团火就会“轰”一下燃烧起来，把他烫得从睡梦中惊醒。

如此反复地睡着、惊醒，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的双眼终于再次睁开来。

痛，身体撕裂般的痛，他想把冻得已经没有知觉的手从那冰棺上拿下来，却发现已经被粘住了，稍微一用力，手上立马传来一阵撕裂的痛。

“嘶……”查文斌痛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不敢再尝试了，也没有力气尝试了，索性便倚着这冰棺再睡一会儿。

可能是睡得不怎么舒服，在睡梦中，他轻轻地把自己的双腿往怀里蜷缩了一下，好让自己抱成一团。

就是这么一动，只听“啪”的一声，一块温热的东西从他怀里滚落。那东西在地上滚了不远便碰到了那冰棺。查文斌身子微微一颤，瞬间觉得一阵温热从手心传来，脸上的冰霜顷刻之间便成了汗珠，一股股燥热源源不断地向身体袭来。

这般热若换了常人，定得立马跳起来。那感觉，就像五脏六腑都掉进了滚烫的水里，可查文斌却觉得很舒服，就像是在冬天里靠着墙壁晒着太阳那般温暖。

此刻，他身上的伤口正以惊人的速度愈合着，血痂纷纷剥落，取而代之的是嫩如新生儿般的皮肤。

当他开始觉得脸上发烫的时候，猛地一下从睡梦中惊醒了，手掌就像是放在炭火上烧烤一般，他几乎是用弹跳的方式一下子就蹦了起来。

“好烫！”查文斌伸出手掌一看，整个掌心绯红一片。他胡乱地揉了几把眼脸上干涸的血痂，惊奇地发现竟然完好如初了，就像是在薪封山下被那三足蟾舔舐过一般。

仔细搜索了一下，东西都还在，七星剑就躺在自己身边，八卦袋也背在身上，他就像是做了一个噩梦然后再次醒来一般。

可是当他整理自己衣服的时候，发现暗红色的道袍上那股浓浓的血腥味是怎样也掩盖不掉的。如果此时的查文斌出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被当成一个屠夫看待。

他在拍打衣服的时候发现少了一样东西——那枚青铜太阳轮不见了！转身四下寻找，见它就在离自己不远处，正靠在那冰棺上。

查文斌俯身便去取，不料手指在碰到它的时候立马被烫起了一个大泡，痛得他马上缩回了手。

此时的太阳轮中间那块象征着太阳的部分变得通红，就像是铁匠铺里正在炉子里被高温烧烤着的铁块。

他小心地用七星剑去挑，只见太阳轮一离开冰棺后中间部分迅速暗淡了下来。等到查文斌再次用手去碰的时候，它已经变回了那块普通的青铜器物，只是还带着丝丝热量。不过这一丝热量也在随后消失殆尽。

回头看看，超子和卓雄都还在，查文斌这才研究起了眼前的冰棺，用手去触碰，一股寒气瞬间从指尖直达心窝。

这是一口按照普通棺材规格打造的透明棺材，异常通透纯净，查文斌看不出具体材质，觉得有点像传说中的寒玉，但更像是玻璃。他也留意到了那些字符，一眼便认出来——鬼篆！

数了数，总计七十二个字外加一个月亮，他用剑尖刮了一下，放在鼻尖嗅了嗅，觉出淡淡的血腥味，他顿时明白了，是自己的血流上去才让这些原本雕刻在棺盖上的字符显现了出来。

虽然这些字都是鬼篆，他一个也不识得，但却见过，而且不止一次地见过。若让他写，他都能将这七十二个字从头至尾一字不差地默写一遍。因为那日在湖面的男子凌空画的便是这些字，连同顺序都是一样，这些字早已像幻灯片一般映入了他的头脑中。

“怎么在这儿会出现这个？”查文斌心头疑惑顿起。他想，难道那一日在湖中出现的人就是你——这棺中的主人？

棺材中躺着一个人，虽然这棺材是透明的，但是却看不清他的样貌，因为他和普通人下葬时的姿势不一样，他是趴着的！

从古至今，入棺之人必定是平躺着的，若是哪个入殓师把死人侧着放或是趴着放进棺，那主人家肯定得找他拼命。

一身朴素的青色长褂把尸体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的，只留后脑勺上那个扎成圆盘的发髻露在外面。从身形上看，查文斌可以确定他是个男人。

不用想也知道就是此人布下这样恶毒的大阵，查文斌看着那两个还昏迷的兄弟，想道：今日开了你的棺，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千年寒玉，自古便是难得一见的珍宝。在没有冰库的古代，它是保存尸体完好的顶级材料，多少帝王苦觅一生也不曾得到半块。

查文斌试着用手去推棺盖，却发现纹丝不动。

这东西通体都是透明的，他找了一圈下来也没看见棺盖和棺体的哪个部分是互相咬合的，好似只是平常放上去的，棺盖和棺体的连接处仅有一道细缝可以让人分辨。

推、拉、翻、顶、撬，各种办法都用了一遍，可那棺盖就像是焊接上去的一般，就是挪动不了分毫。

要是超子在，他八成就要用炸药炸了，但是查文斌不会这样做，自古开棺就是一样很严肃的事情，哪怕里面躺着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也得按照步骤来。活人还能跟死人一般见识？

此人既然为自己布下了如此烦琐的机关，想必这棺材也不是轻易就能碰的，看似最简单的一关，但却是最后的保障。

抛开材料不说，单从棺材的结构上看，实在是有点儿过于简单，透明的材质让内部的所有东西一览无余，但却有一股牢牢的力量将它死死地封住，那只能从这股莫名的力量上入手了。

有很多力量是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的，据说一个道法好的人真的可以搬一座无形大山放到人的背上，让人活活被大山压死。这种神乎其神的本事查文斌是没有，但不代表他就没有听过，这种力量也叫鬼力。

谁也无法解释这种力量的来源，就像道士们所画的符咒对那些脏东西有效，而普通人照着临摹出来的只是一张普通草纸一样。总之，有的人就是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办到常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事，甚至是超越常理的事。

查文斌蹲在地上苦思冥想，把自己平生所学所看的那些个典籍全都在脑中过了一遍，以便找到有关这种寒玉棺的蛛丝马迹。可是依然没有半点头绪。

如果这是一种力量，以此人的道行和修为，恐怕不是凭借一己之力能够打得开的。如果这是一个机关呢？

不知怎的，他突然就想到蕲封山下那个埋着玉棺的地方，曾经，花白胡子在和老王的对话中反复提到一个词——钥匙！

花白胡子强调查文斌手中有他们需要的钥匙，而那枚钥匙正是太阳轮。

这么一想，他的脑中一下子就涌上了好多事情。这些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事，却因为这个词汇，慢慢地形成了一条线索，现在要做的就是使这条线索更清晰些。

是老王带着他进了蕲封山，他才知道这世上原来还有鬼道。花白胡子是修鬼道的，而他需要钥匙，钥匙就是太阳轮。

石头爹也是修鬼道的，这儿是鬼道道场，他来此处的目的又是什么，还送了自己的性命，这儿偏偏也是老王领着来的。

这两件事都是老王带着的，他一个神秘组织的人物为何偏偏看中了自己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间小道士？

若说修道之人，虽然道教在近代确实是式微了，但要找几个真有些本事的人也不算难，特别是老王那样有着强大力量在背后撑腰的组织，他查文斌又何德何能可以入他们的法眼，并且三番五次地来请自己下山？

一时间，他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圈套，而自己不知为何就被选中了，成为这个圈套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老王经过几次在生死边缘的挣扎，已经把能说的都和自己说过了。现在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人家手上的一枚棋子罢了，他查文斌就是替幕后的人打开一个个他们想去却又无功而返的门——他就是那把钥匙！

忽然之间，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了怀里，触摸到了那枚青铜太阳轮。花白胡子说过，这也是钥匙，而且唯有它才能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自己曾经把这枚东西交给了老王，可老王偏偏又把它送还给了自己。

离开查文斌的胸膛，太阳轮再次成了一枚冷冰冰的青铜器，这块造型古朴、看似简单却异常复杂的玩意儿当真是钥匙？

“那枚太阳轮中间实心的部位里面居然有着生命的迹象。”查文斌突然想起来当初自己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老王来送还这东西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当初他根本不想再和这个中年胖子有什么瓜葛，所以老王说的话他压根就没仔细听过，现在想来手里这枚青铜疙瘩似乎还真不是那样简单。

“活的？”查文斌翻来覆去地看着它，自言自语道。

怎么看这都是一枚青铜器啊，怎么可能是活的呢？查文斌摇摇头，心想定是老王的组织上怕自己不答应这趟行动，所以才故弄玄虚编出来的鬼话，他再怎么学识浅也懂得一个道理：从石头里蹦跶出来的活物，上下五千年里就只有一个孙猴子，可那也是后人编的神话小说，还没听过青铜疙瘩里也能蹦跶出什么来的。

他又想到了先前的那股燥热，便试着把青铜轮小心翼翼地搁到那口棺材边靠着。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却让他大吃一惊！

几乎是在他的手离开青铜轮的一刹那，青铜轮中间的那枚小太阳瞬间变得通红，真就如一轮火红的太阳在熊熊燃烧。更让查文斌称奇的是那五道太阳芒也随之开始亮起，就像是太阳的光芒四散开来照耀大地一般。

发生变化的远远不止这些，那具寒玉棺也出现了异样。

因为查文斌的血迹才显现出来的文字原本都是暗红色的，那是血迹凝固之后正常的颜色，此时这些文字却像是刚被新鲜血液浇上去的，鲜红一片，像是有了生命一般。

查文斌呆住了，因为还有一件更加让他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那枚血色的月亮不知何时已经由上弦月变成了满月！

猩红的满月格外刺眼，这是不祥的征兆，如果这也是血祭的一种方式，那么今天用的可是他查文斌的血。但凡被血祭的人，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被砍头，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神灵的尊敬。

查文斌只觉得脖子上凉飕飕的，这幅诡异的场景让他不寒而栗。

在这轮满月的左边，查文斌觉察到有一块区域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除了有文字和图案的位置，其他地方都是光洁的，可那一块地方隐约有一层光晕在闪烁。

他走了过去，那个位置的下方正对着的便是棺中人的脑袋。既然这儿是血祭，查文斌就索性在自己手掌上划开了一道口子。拳头一松，“滴答”一声，血落在棺盖上，迅速铺开，很快一个新的图案诞生了。

紧挨着那轮满月的左边，同样是一个红色的圆，只是这个图案他太熟悉了，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青铜太阳轮！

这幅诡异的场景，他不想再看了，马上跑到另一边挑开地上的青铜轮。再回头看，棺盖瞬间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所有的字迹都是干涸的红褐色，那轮满月重新成为了上弦月，而太阳轮的图案已经消失不见。

发现了其中门道的查文斌，再次把青铜轮放了上去，刚才的一幕立马重现，只是红色太阳尚未出现。

他如法炮制，重新血祭，太阳很快出现了。

左边一个太阳，右边一个月亮。左升右降，符合日出东方之说，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便是一个汉字——明！

再次拾起那块已经冰冷的青铜器，查文斌陷入了沉思……

查文斌壮着胆子走到那寒玉棺前，回头看了一眼还在地上躺着的两位兄弟，将手中的太阳轮照着刚才出现太阳的位置缓缓放了下去。

当远古的器物在千年后相遇，古朴的太阳轮遇上千年寒玉，在那个已经等待了太久的位置，中间那枚小太阳犹如点燃的火球，红色的光芒鲜艳如血，刹那间绽放。

所有的文字像是有了生命一般，凝固的血液开始沸腾，而那抹残月也再次变成了血红的满月。

太阳轮犹如获得了某种力量，兴奋地向另一边移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在坚硬的寒玉表面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划痕。

那月亮也如见到久违的朋友般，兴奋地“咕嘟、咕嘟”冒起泡来。

看着这难得的异象，查文斌眉头紧皱。当太阳和月亮终于相碰时，他明显感觉到脚下的大地颤抖起来。

当这日月交辉的奇观逐渐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时，查文斌急了，他连忙用手中的七星剑去挑，想要阻止太阳轮的移动，可此时的太阳轮就像是一只巨大的吸盘，牢牢地抓在了棺盖的表面。七星剑就如螳臂当车一般被硬生生地推开。

原本铜中带绿的太阳轮边缘，此刻像是被重新染了色，一丝丝的血色花纹在太阳轮的边缘开始迅速蔓延。一时间太阳轮像是更加兴奋了，加快了自己的移动速度；而相比之下，红色的月亮却暗淡了几分。

“天狗星坠地，血食人间五千日！”查文斌喃喃地说道。

如果把现在棺材上的这幅场景换到天上，那便是被我们称为“月食”的发生过程。

在道家的说法中，月全食，也就是天狗食月，乃大凶之兆。每一次天狗食月都有可能发生一次天灾人祸，何况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容不得他查文斌再想了，现在太阳轮已经越过了半个月亮……

当青铜太阳轮完全遮住那枚月亮时，“咔嚓、咔嚓”的声音响起，像是被拧紧的发条慢慢松开。是谁造就了这天下无双的陵墓……查文斌紧张中又带着些许害怕，此时太阳轮已经完全燃烧了。浓郁的血腥味将这件好似神器的东西完全变成了邪魔，因为只有野蛮和邪恶才需要用鲜血来召唤。

查文斌已经准备好了符纸和大印，只要棺材里的尸体一动弹，他就准备拿大印直接朝他后脑勺盖上去，即使没有镇压的效果，当块砖头使也不错，若是普通人必定当场就会被砸晕。

突然，已移动到棺材一半位置的棺盖突然停止了，太阳轮上的光芒也迅速暗淡了下去，就连那些沸腾的文字也突然凝固了。

见没了动静，查文斌心里这才稍稍放松了一些，死人他见得多了，从死上千年的到刚死的，从尸变的到闹鬼的，他何曾怕过半个？学道的第一天，师父便告诉他四个字——邪不胜正！

青铜轮失去了往日那种朴素的味道，反而多了一丝邪气。查文斌看着它身上那些如蜘蛛网一样散开的淡红色纹路，突然有了一种再也不想拿回它的冲动。

但太阳轮像是知道了他的心思一般，竟然微微动了一下，就像是小孩子受了委屈一般。查文斌无奈地伸手去取，当他的手落到太阳轮上时，却赫然发现自己的手腕上多了一只手！

查文斌抬头一看——竟是棺中的尸体！

他捞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天师符，朝着那人的后背贴过去：“果然诈尸了！你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看我今天就收了你！”

这天师符据说乃道家鼎鼎有名的张道陵所创，对付这些个邪门脏东西，有着与生俱来的克制力。查文斌满心期待着如破稻草一般重新倒进棺材内，却发现这符如草纸一般摇摇晃晃地飘落到了棺材里。

查文斌大骇，此时自己右手被扣，只得使左手快速操起那天师大印，就要朝着那尸体的脑袋上拍去。这一下他可是使足了力气的，大印被他抡得呼呼作响。眼瞅着就要拍到，他却感到手腕一痛，好似骨头要被捏碎的感觉——左手也被抓住了！

五指一松，大印滚到了一边，他怎么也没想到，才两个照面，他就被这具死尸给制伏了！

“小娃娃，是他让你来的吧？”一个幽幽的声音响起。

查文斌环顾四周，这儿除了卓雄和超子外，再没看到第四个人，那么说话的是谁？

要说这些鬼怪，他也见得着实不少了，但是会说话的死人他今儿还是第一次见。虽然眼下是受制于人，可他心中牢记师父那句“邪不胜正”，心头不禁便又有了底气，回道：“没有人让我来，我自己想来便来了。”

“哈哈……”那声音笑了起来，“好个想来便来，那你可以走了，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回去告诉他，我活得挺好。”

查文斌手腕上的痛感立刻就没了，再一看，自己已经能够活动自如，只有手腕上那两道红得有些发紫的痕迹还在说明着先前的力道。

“不要以为你放了我，我就放过你，就凭你收了这么些亡魂，我今天也要替天行道！”

“噌”的一声，七星剑重新出鞘，一抹寒光闪过，便斜着朝他的脑袋劈去！

剑未到，风先至！这是势大力沉的一剑，没有任何的花哨，七星剑本就是祖传的法器，那可比一般的符咒要好使得多，一般的鬼魂被它碰上，立马魂飞魄散。

“铛”的一声，七星剑像一根破木棍般倒飞出去，查文斌的虎口被震得发麻，握剑的手竟一时抬不起来。他怔怔地看着那背影，他甚至没有看清他是如何出手的。

“剑是好剑，可惜了你们这些自称天道的人啊，就连最后的容身之地都不肯留给我，那么你就留下来陪我吧！”话音刚落，查文斌只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一般，被凌空高高提起，他的双腿不住地乱蹬着，却是那样无力。

他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流逝，脑中闪过之前所有的记忆，从他刚出生时被父亲抱起的场景到跟了师父，再到结婚生子……几十年的光景像是一部按了快进键的电影，在他的脑海中以超快的速度播放了一遍，最终画面停留在了那个血色的湖面，那个模糊的身影再次清晰了起来。

左手抬起，凌空画圆，不聚不散，不动不落！此时的查文斌正在做着和那人一模一样的动作，七十二个鬼符被他一一写进了那个圆中。当最后一笔写完，他却发现自己的喉咙被掐得死死的，无力地喊出声，但是耳中听得分明，他的身边响起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咕呱！

一只硕大的三足金蟾，不知何时已经落在了他的脚边，巨大的舌头凌空一卷，查文斌便发现自己已经没了束缚。远处那个已经有些颤抖的背影，猛地转过身来喊道：“是你！”

“是我。老朋友，我们再次见面了。”一个不属于查文斌的声音从他喉咙里响起。

“不！你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棺中人有些惊恐，声音有着些许颤抖。

“死？我想你一辈子也不会体会到那种感觉。追求了一生的鬼道又如何，最终落得个不生不死的下场，人道渺渺，仙道茫茫，鬼道乐兮！到今天你还是执迷不悟。”“查文斌”厉声呵斥道。

“仙道，人道？哈哈！就你们修的是道，我修的就不是道了？凭什么要有三界轮回，凭什么要让老天来主宰我的生命，凭什么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我不，我非要逆天而为！你看你现在的样子，还不是得依附在一个小娃娃身上来见我？三千年前要不是他们断了那棵树，你我早就位列仙班，你以为就凭他那点儿道行也能叫天师？什么是道？我就是道！”棺中人开始狂笑，笑得甚至有些扭曲。

“查文斌”叹了一口气道：“人皆有命数，你我都逃不过。他已经在那往生河里度了三千年，就是为了度化被你困在这里无法往生的冤魂，你造的孽还不够多吗？放手吧，你应该去该去的地方了。”

第二章 魑魅

三人上到二层墓道，又得重新等那九宫八卦复原位，三人又耽误了会儿才重新爬出那个出口。

“外面的空气真好。”这是超子探出脑袋后说的第一句话，紧接着他那永远处于兴奋状态的男高音响起，“老王，大块头，我们出来啦！”

最后的“啦”字在空荡荡的地下空间里来回飘荡。要搁以前，老王那招牌式的笑声就该响起了，可今儿倒好，没半点动静。超子赶紧把头往下一探：好家伙，老王正躺在一片已经干涸的血迹中，那大半个脸都是红的。

超子急忙朝着洞里喊了声：“老王出事了！”说完就抓住登山索刺溜一下便到了底，抱起老王一探。此时，老王的鼻孔里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这么一大摊血，就是精壮青年也差不多得报销了。

本来老王那头皮贴在地上，血已经凝固，超子这么一抱，那后脑勺一个大窟窿立马又露了出来，鲜血汩汩地往外冒着。

超子赶紧把自己外套一把脱了下来给捂上。查文斌匆匆从那已经破得不成样的八卦袋里掏出个香炉来，抓了把香灰就往老王那伤口上一捂，再从已经破烂不堪的道袍上撕了些布条子给他缠上，道：“超子，赶紧给他打强心剂，然后得快点儿出去了。”

基本的医疗措施做完，查文斌这才发现少了一个人：横肉脸不知道去哪儿了！

因为害怕他也出事，查文斌叮嘱超子看好老王，便喊了卓雄四下去寻。这个地方空间本来就不大，查文斌连吼带喊，一圈下来，连个人影都没看着。等他俩再次回到起点一看，超子的背后正站着个背影高大的男子，他的手上高高举起一块鹅卵石，正欲朝着超子的后脑勺拍去。

“大块头！”查文斌急了。一声喊叫过后，超子听到便转过脸来，看到一块饭盆大小的青色石头“呼呼”地朝着自己袭来，一时间竟也蒙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横肉脸的手臂随即爆起一朵血花。杀伤力巨大的沙鹰几乎要废掉他整条手臂，大石头也随之“扑通”一声跌到地上。

超子眼疾手快，放下老王，接着一个标准的擒拿手就扣住了横肉脸的手腕，以他在军队里的经历，这一手下去，横肉脸必定拿下。可没想到横肉脸却把他那铜壶般大小的脑袋朝超子头上狠狠撞去，“咚”的一声后，超子便摇摇晃晃地倒在了地上。

“你疯了吗？再动我真的要开枪了！”卓雄吼道——他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是爷爷身边最亲的人，那么也就是自己最亲的人，所以刚才那一枪，他并未真的往要害处打。

横肉脸背对着他们，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那笑声让人头皮都要发麻了。霍然，他转过身来，那条垂着的手臂上，一缕鲜血正在滴滴答答地流向地面，他弯腰捡起一块大石头，面无表情地朝着查文斌他们慢慢走来。

双方相隔不过十来米，这种距离，以横肉脸的冲击力，也就是一眨眼便能杀到跟前，但卓雄手上的枪绝对有把握在他动手前先响起。

“卓雄，别乱动，他不是大块头兄弟，大块头兄弟的眼神不是这个样，这是一双要杀人的眼。”查文斌发现横肉脸那原本清澈通透的眼睛此时露出一道凶光，若他真的是这样的人，那一日也绝对不可能堵住那个招魂幡，所以查文斌想这小子八成是中招了。

“那怎么办？要说打，就算超子在，我们三个加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卓雄深知横肉脸的蛮力，那绝对不是他们几个的身躯能够扛得住的。当日就连那望月一木都吃不住他的一击，自己不开枪又有几成把握？

“被附体了，等会儿你想个办法引开他，他的速度没你快，身手也没你敏捷，拖住他一会儿应该没问题，我来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伤到他的人。”查文斌快速地在卓雄耳边交代了一番，然后迅速闪到了一边。

横肉脸见查文斌要逃，一个加速便要去追，卓雄抬手便朝他脚边的地上打了一枪，火星四溅，然后扭头便跑。这一招果然有用，横肉脸像是被激怒了，刚才卓雄那一枪已经让他受了伤，这一下更是把他当作了自己首要的追击目标。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卓雄凭借着自己敏捷的身手，带着横肉脸不停地兜着圈，而查文斌则顺着那登山索，麻利

地爬到了棺椁顶上，还收起了绳子。

要说这有人被附体，查文斌是不怕的，多半被附体的人都会狂性大发，平时看上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嫗都有可能爆发出比成年男子还要大的力量。但他心里明白，这个地方要是有人闹这个凶，便不是开玩笑的。为什么？因为这棺椁上那株明晃晃的摄魂草还在呢，有哪个鬼魂能在这东西跟前游荡？就是个小阴差过来，也一并被锁进那棺材了。

所以可能性只有一个：这东西根本不怕摄魂草，那可就不是一般的闹凶了！

虽然横肉脸一直在追卓雄，但他每次经过查文斌下面的时候，总会抬起头看一眼，这时候卓雄就会朝他跟前的地上放上一枪，以吸引他的注意力。

这正常人跑起来是会感觉累的，但是被附体的人不会，只会撑到身体的极限后，被活活累死。卓雄虽是练家子出身，但这玩命地跑却也让他气喘如牛，可那横肉脸依旧拿着块石头紧追不舍……

蹲在上面的查文斌也一刻都没闲着，虽然那八卦袋已经破了，但好东西都还在。他铺开一张黑色的符纸，摆上砚台，取出那杆毛笔，蘸上黑狗血和朱砂就画了起来。

落符完毕，他从兜里掏出一块黑漆漆的不知道啥玩意儿的東西含在嘴里，把那条手工搓的麻绳系在自己腰上，右手提着一面八卦镜，顺着登山索溜到了离地面三米高的地方候着。

这时，卓雄的脸色都开始发青了。连续的冲刺跑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住的，但横肉脸仍紧随其后。查文斌瞅准机会往下一跳，不偏不倚，刚好骑在横肉脸的脖子上，双腿一个老树盘根死死地夹住。横肉脸见自己被偷袭，反应倒是不慢，顺势就抡起了自己手上那大石头，朝着查文斌的腿上砸去。

关键时刻，还是卓雄，他又是一枪，打中了横肉脸的另一只手。查文斌趁机拿出麻绳往横肉脸的脖子上一缠，然后顺着横肉脸的后背一个倒挂金钩下来，迅速在他的脚踝上又缠了“8”字结，接着双手往地上一撑，打了个滚儿，这才落了地。

落地之后，他手上还牵着那麻绳，背对着横肉脸把绳子扛在自己肩膀上便使了最大的力气往前一冲，“轰”的一声，横肉脸那无比巨大的身子狠狠地砸向了地面。

麻绳又叫捆仙绳，据说鲁班发明的墨斗能够治住棺材里面的僵尸，而这麻绳就专门用来捆住被附体的人，诀窍就在捆的位置。

查文斌见一击已成，拖着麻绳迅速跑向卓雄，大喊道：“按住他的头！”

卓雄哪敢不从，一个饿虎扑食，用尽全身的力气把横肉脸那个硕大的头死死勒住，又将整个身子压到他的身上，这才算是勉强制住了那小子。

查文斌将那麻绳每隔一段就打上一个特殊的结，然后找到横肉脸身上一个特定的部位捆下去。结一共打了七个，应对的穴位分别是横肉脸气魄所在的位置，剩余的绳子也让他一通乱捆，就差没把横肉脸捆成个粽子了。

忙完这些，两个人已经累得满头大汗，尤其是卓雄，喘口气都觉得嗓子疼。可那横肉脸还是没老实，使劲儿挣扎，地上很快就被他刨出一个大坑来。

“翻过他的身子，再撬开他的嘴！”查文斌摸出那个黑黢黢的东西说道。

待卓雄把横肉脸的身子翻过来，看到那家伙的脸上一点儿好皮都没了，全是在石头上蹭的，鲜血淋漓，加上他那股子凶劲，那还就是一个杀神下凡了。

卓雄用两根手指掐住横肉脸的腮帮子，一个使劲儿，横肉脸吃痛，嘴巴便张开了。查文斌趁机把那黑黢黢的东西就给他塞了进去，然后又从破道袍上撕了块布条下来捆住了横肉脸的嘴。

至此，查文斌才喘了口气，坐了下来，说：“你先去看看超子咋样了。”

这超子倒还算没有大碍，卓雄给掐了会儿人中他便醒了，只是觉得脑袋发晕，眼冒金星，看样子轻微脑震荡是没得跑了。

虽然超子嘴上叫嚣着要去把横肉脸给削了，但这会儿也只能无奈地坐在老王跟前。因为他发现自己只要一想站起来，便犯恶心。

等到卓雄再去查文斌时，见他已经用香灰把横肉脸的两处伤口进行了简单处理。那两枪虽然都没击中骨头，可

沙鹰的威力还是太强，子弹几乎是贴着骨头擦过去，横肉脸手臂上的肌肉几乎都被轰没了。

若是普通人受了如此重的伤，恐怕早就疼晕过去了，可那横肉脸仍在地上挣扎，一副要拼命的样子。

这都准备走了，还得拉上三个病号，查文斌只好尽力而为。

“卓雄，你把他看好，还得再弄会儿。”查文斌说着剪开一袋子黑狗血，那股血腥味瞬间就飘了出来。横肉脸一闻到那味儿，眼珠子都要瞪得爆出来了，虽然身子被捆着，但那股子狠劲儿还是让压在他身上的卓雄觉得十分吃力。

到现在为止，查文斌只是确定这小子是在闹凶，闹的什么凶还完全不知道。他用中指蘸了点儿黑狗血，往横肉脸那已经血肉模糊的额头上使劲一抹，那小子立马叫得跟杀猪一般，要不是嘴里塞着东西，估计这会儿都能喊破天了。

查文斌的身上还常年带着另外一个东西——一个白瓷的小净瓶，瓶嘴用塞子塞着，瓶身被一层厚厚的棉絮包裹着。这里面的东西就是牛泪。

这牛啊，是很通人性的动物，年轻力壮的时候给人耕田干活，任劳任怨，到了干不动了，就会被拖出去宰了卖肉。

高手怎么杀牛呢？在外婆家那儿，就有这么一个高手，每次要宰牛之前都会去喊查文斌，让他来拿东西。拿什么呢？就是这牛眼泪。

杀牛往往是在傍晚进行，据说这一天无论怎么样，主人家都不会让牛再去干活，反而会给它准备上好的草料，让它吃个饱，算是让它这辈子也过上一天好日子。

到了傍晚呢，主人家便会把牛牵到村口，在那儿有一棵大树，就把牛系在那棵大树上。这时候，主人家便会背过身子去，有的人还会偷偷地哭，前来围观的小孩和妇女通常会被赶回家，那个宰牛的高手便会和查文斌一块儿过来了。

宰牛人手上抓着几把青草送到牛嘴边，这时候通常牛是不会吃的，然后这宰牛的便开始轻轻抚摸牛的背，把嘴巴贴到牛的耳边轻轻说上几句话。过了不一会儿，只见那头大黄牛便会朝着主人的方向前膝往地上一跪，接着查文斌就马上把那小净瓶放到牛的眼角下面，不一会儿，那豆大的牛泪珠便滚滚流出。

接着这牛的脖子后方，便会慢慢隆起一个小包，这时候宰牛人才会打开自己的家什，取出一把细窄而锋利的小刀，大小也就水果刀的一半。

宰牛人一只手摸着那个包，另外一只手就那么悬空放着，等到牛背上那小包有馒头大小时，查文斌也接够了所需要的牛泪。这时候宰牛人便会喊上一声：“一刀走！”接着另外一只手的小刀猛地扎进牛后颈背上的那个小包，这老牛便立马一命归了西。

这给人做超度不稀奇，但是查文斌却会给牛作法。据说这牛啊都是这辈子投胎过来给主人家报上辈子的恩，有句话不是叫下辈子给您做牛做马吗，这许下的承诺就要兑现，所以查文斌也会给做个简单的往生咒送一送，这跟人处久了的动物多少都沾了点人气儿，农村里头被动物缠身的事儿也不少见，还有便是自己取了这牛泪，算是还它一个人情。

因为这牛耿直，老实又忠厚，所以牛的眼泪有一个特殊的用处，那就是能够看见一些人眼所看不见的东西，特别是那些用道法都看不见的东西。

这查文斌就先用食指蘸了几滴牛泪，然后点了根香，这香是祭奠那头老黄牛的，意思是借它的眼睛来看点东西。再把那手指上的泪往那香上滴，要滴三滴。每滴一下，这水和火相遇，就发出“刺”的一声。三滴牛泪下去，那香继续烧着，那就代表老黄牛肯借你眼睛用一用；要是这香灭了，就是借不到了。

这三滴过后，那香不仅不灭，反而烧得越发旺了。查文斌赶紧又蘸了几滴抹在自己的眼皮上，再睁开眼睛一看，那横肉脸身上被一团黑黢黢的东西包着，看不出个所以然，但却正在死命挣扎。他走到那边上，索性拿了那剩下的黑狗血往横肉脸的头上洒去，这下惹得他越发挣扎，几次都险些把卓雄从身上给甩下来。

这黑狗血历来就是克制邪气的东西。慢慢地，横肉脸身上那层黑气开始散开。查文斌这才发现他身上隐约被一圈蔓藤绕了起来，脚下还被一层老树根给捆着。那些个蔓藤的头部长得就像是蛇头一般，正在努力往外钻，可是那麻绳却困住了它们。

“原来是这东西！”查文斌马上抄出那张已经画好的黑符，往横肉脸的胸口上一贴。那些个蔓藤便纷纷想往里面钻，横肉脸的表情也开始不像之前那样凶悍，反而成了十分痛苦的样子。

卓雄见自己兄弟受苦，赶忙问道：“文斌哥，怎么样？”

查文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道：“我行道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东西，以前只是听师父说过，但没亲眼见过。这东西叫魑魅，据说是修成了精的山神。书上曾经记载‘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这东西只会出现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的，算是成了精的东西。怪不得它不怕摄魂草，说白了就是一树精。”

“树精？树也能成精？”卓雄只听老人讲过有些动物会成精，比如狐狸和黄鼠狼，还从没听过植物也能成精的。

查文斌叹了口气道：“这种千年不遇的风水死地，积了太多的阴气，出这么个东西也算是造化，就像道观前面种的树一样，听道久了自然也有了门道。在这鬼窝里待久了，自然也就成了这等邪物，但是精不同于鬼魂，它无魂无魄，对人的办法估计还使不上多大用，我刚才这一逼，它势必是要杀死附体了，事不宜迟，得赶快想办法了。”

查文斌把过去那套用在被鬼魂附体的手段先用了一遍。糯米也撒了，狗血也涂了，符纸也烧了，可横肉脸不但不见半点儿好转，反而喘气越来越粗了。查文斌此时眼睛上的牛泪早已干了，匆忙补了几滴上去一看，横肉脸的脖子上已经被一层又一层的蔓藤给绞得严严实实，再不想点办法，估计很快就要断气了。

给查文斌思考的时间可不多了，因为道家符咒和道法多半是针对人发明的，因为无论是鬼、魂还是神，那都是人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但是这精怪不同，尤其是植物类的，它们无魂无魄，但这麻绳既然能困住它，黑狗血也能让它害怕，那说明还是有一点相通的。

“树精、树精……”查文斌嘴里不断念叨着，希望能想起点什么，突然灵光一闪，“树精，木！对了，金克木，这木头能被柴刀砍断！”

说着他立马拿出七星剑来，朝着横肉脸的脖子上贴着他的皮肤一剑横扫过去，只见那些蔓藤纷纷被砍断，转瞬间，卓雄就觉得自己的头顶上散落下一片枯树枝，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查文斌抬头一看，在离地的头顶上，是有不少树藤盘结在那儿。见这招有效，他立马又劈了几刀，一直到横肉脸的脖子上再无蔓藤缠绕，横肉脸的呼吸才开始平稳起来。

接着，查文斌又朝横肉脸身上挥剑。超子在那儿看着，觉得查文斌就像个跳大神的，冲着空无一物的横肉脸身边一通乱砍，但是地上散落的枯枝却越来越多。

等到横肉脸的呼吸开始变得通畅，身上那些缠着的蔓藤也不见了，查文斌才解开绑在他嘴上的布条子。

横肉脸嘴里塞着的那个黑魑魅的东西便是死玉。死玉就是那种质地很差的普通玉石，需要和金子放在一块儿埋进泥土里，时间久了，这玉便会发黑，也失去了那种以往玉石特有的光泽。这死玉在民间是不祥之物，可在道家却常常拿来作法，用来封锁脏东西。

查文斌又将那张黑符取下，用火折子点了，绕着横肉脸的头顶转了几圈，再把那八卦镜放在他的面前照上几分钟。等到他的眼神重新开始散发出以往那种通透，这才让卓雄扶着他的后背坐起身来，一把拍上，那横肉脸便吐出了那块死玉。

查文斌用红布条子把这块非常难看的黑石头给包了起来，揣进了破袋里。

接着，横肉脸便开始呕吐起来，吐出来的东西有一股树木腐烂的味道。查文斌又给他灌了些清水，直到吐不出东西的时候，横肉脸才喊道：“哎哟，这下真舒服了。”

见自己身上被捆着绳子，老王那一脑壳的血，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先前只是觉得恶心。查文斌也不隐瞒，便说了他被那魑魅附身的事。知道自己闯下大祸，横肉脸急忙跟超子道歉，也开始担心老王的安全。

查文斌问了才知道，原来这横肉脸见他们进了棺椁许久都没动静，便也闲得慌。他块头大，平时也饿得快，见头顶之上有几个红色的果子，便顺手摘了一个啃了几口。后来的事儿，他就知道了。

料想横肉脸八成就是这样中招的，查文斌重新爬了上去。在横肉脸的引导下，他果真看见头顶的石头缝里有根蔓藤上挂着红果子，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

往往这坟地里头结出来的果子是非常诱人的，可这东西还真就不能吃。一个说法是，这东西是那些小鬼专门用来引人上当的，还有一个便是这玩意儿是墓主人自己种了给自己吃的，你吃了死人的东西，那不出事才怪。

但是这个地方不同，查文斌知道这个墓主人肯定没那么小气，需要用果子来害人，这果子完全是凭借这里的风水所生。至阴至邪的地方孕育出来的东西，人吃下去能有好才怪呢。他仔细看了看，那头顶全是蔓藤遍布，想必这树在

这个地方待久了，也因为太充足的邪气而成了精。

查文斌下来说了这里面的事儿，超子就琢磨着等会儿出去顺便炸了这里，如果摄魂草不除，还不知多少人得遭殃。

收拾完毕，几人坐下来吃了点干粮，横肉脸到底身体好，这么一番折腾下来这会儿又生龙活虎了。因为老王是他打的，心里有些内疚，所以他一定要背着他出去。超子头还有点晕，便让卓雄给扶着走。

这一行人当初是浩浩荡荡进来，经过了无数次的生死劫难，一个个狼狈不堪地准备按原路返回。临出洞口的时候，超子找了炮眼的位置，让卓雄塞上炸药，这鬼地方是不能再让它继续留着祸害人了。

等到他们出来才发现，外面已经是第二天一早了，太阳才没升起多久，可想他们已经在下面待了有多久。

“嘭”的一声，伴随着大地的一阵颤抖，地面开始崩裂，古老的墓穴里已被无数乱石填满，摄魂草也早被一同砸下，混合着石块永远埋在了地下。

查文斌看着远处腾起的那股沙石，心想，现在就得想办法找到出路。

路，其实已经有人为他们找到了。谁？那便是石头爹。

既然他能进来，就说明这儿还有另外的路。侦察兵们最擅长的莫过于逆向思维，超子判断，石头爹的死亡时间是在他们离开村子后不久，所以这个出口应该离此处不会太远。

“按照那个老头走来的路线，我们原路返还应该能出去。”超子说道。

这活儿现在就得交给卓雄了，一个好的侦察兵可以找到半个月之内人活动的痕迹，更别提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脚印、植物被人动过的痕迹，甚至是气味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线索。

临近中午的时候，在卓雄的带领下，他们绕到了这片竹林的东边。一块被人挪动过的黑色石板留下了几天前的印迹。卓雄搬开那块沉甸甸的大石板，一个黑黢黢的洞便露了出来。卓雄俯下身子，拈了点儿灰放到鼻子前嗅了嗅，又给超子闻了闻，两个人都点点头。

超子说道：“那老头就是从这里下来的，地上还有火把散落的灰烬味道。沿着这儿走，应该能出去。”

这个洞口不大，他们三人倒是没问题，可苦了横肉脸和昏迷着的老王。两人硬是把身上的衣服都给剥了个精光，才勉强挤了进来。特别是横肉脸，背上被那些锋利的石头划出一道道血痕，可这个汉子愣是没吭一声。

这条通道有着明显的人为开凿痕迹，里面的空间要比外面大上几分。这是一个“T”字形的通道，往下黑黢黢的，看不到底，往上也是一样。但是卓雄说这石头爹是从上面下来的，所以他们没必要冒险再去看看下面通向何方了。

这往上走的路可不那么平坦了，加上又有重伤，隔一会儿他们还得给老王检查一下。顺着这条道，他们也不知走了多久，前面终于没有了路。

又是一块黑黢黢的石板挡在了前面。这是一条单行的道路，周围并没有其他岔路。卓雄和超子拍着胸脯保证，石头爹肯定是从这里下来的。超子便用匕首去撬石板。

果然这石板的那头传来一阵“咚咚咚”的声音。“是空的，被这老头做了个掩护。”超子这会儿已经好了七八成，使用力去顶，他的力气倒也不算小，可只能微微顶起一条缝便再也挪动不了了。

超子回头看了一眼背着老王的横肉脸，嘿嘿笑道：“大块头，你力气大，来试试？”

这个地方只能站一个人，两个人就没法儿一块儿使劲。横肉脸把老王交给查文斌后，勉强挤到前面，用手托着那大石板试了试，深吸一口气后，“嗯”的一声猛吼，震得周围的灰纷纷往下掉。

什么叫不是一般人？横肉脸就是很好的解释。他那脖子瞬间鼓得比脑袋还要粗，那青筋一根根的，跟筷子一般全部爆了起来，涨红的脸，闭着的眼睛，微张还带着怒吼的嘴巴，让超子不禁喝道：“哎呀妈呀，这活脱脱张飞再世啊！”

“咯吱吱”的石头移动声慢慢传来，一股冷气瞬间袭入他们几人的脖子，所有人都不禁打起了寒战，唯有横肉脸额头上那如黄豆一般大小的汗珠正在“滴答、滴答”往下淌。等到挪出一个半圆，他率先爬了上去，又把下面的人一个个给拉了上去。

回到这儿的查文斌抬头一看，真没想到竟然是这儿！

一排排的死尸整齐地冰冻在周围，相貌栩栩如生。这不就是那天超子掉进来的冰窟窿吗？

超子见是这儿，这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骂道：“靠，怪不得那老小子说这儿是禁地，还整出个什么白狮子的

鬼故事来糊弄我们，敢情就是怕我们找到这个进口！要知道这里可以下去，咱有必要吃那么多苦头吗？别说他现在是死了，就算是没死，让我找到了，我也得把这老小子的头给拧下来！”

查文斌想让他少说两句，这人都死了，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儿竟然还能和那里扯上关系，甚至有些后悔当初没把这里的情况跟老王说，如果他知道或许就能提供更多的线索了。

石头爹下这冰窖子的时候，上面留着一条草绳，还在那儿挂着呢，想必是准备给自己出去之后留的退路。超子试了几把，还算结实，便第一个爬了上去。

他上去之后，取出登山索丢了下來，又招呼查文斌和横肉脸先上来，卓雄得留下负责给老王打绳结。这种绳结，他们在部队里学过，专门用在这种情况下，能把人拉上来又不会伤到他。

他们三人一齐在上头发力，慢慢把老王给吊了上去。卓雄这才开始慢慢往上爬，等爬到一半的时候，他不经意间一瞥，便停住了。

查文斌暗道一声不好，便喊道：“卓雄兄弟，你快点上来，咱们得马上下山。”

可卓雄就像聋子一般丝毫没有反应，眼睛里充满了复杂的神情，因为他看见了冰冻里有一个赤膊的男人胸口赫然和他一样文着一条血红色的应龙。

“瞎子，你愣什么呢？快上来啊！”超子见卓雄没反应，便朝着冰窟窿里吼道。

应龙，爷爷说过，这是家族的标志。我到底是谁？他们又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一时间，无数的问题涌上卓雄的心头。他就像一个迷失的孩子，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该去向何处。

他不是横肉脸，他比他的感情要丰富，他渴望知道这一切，他看着那个男人的胸口就如同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不知不觉中他的手开始触向那块冰冻。

“别碰！”查文斌突然大吼一声，这个冰冻着的人他也见过，他不想让卓雄再为自己的过去分心了，谁也不知道那会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会儿，查文斌分明看见了卓雄的脸庞已经开始扭曲了，那是一种令人感到恐惧的扭曲。

但是卓雄的手还是伸了过去，眼看就要摸到了。情急之下，查文斌一把抢过别在超子腰间的手枪，朝着井里“砰”的一声就扣动了扳机，刚好打在卓雄对面的冰层上。

“啪”的一声，这威力巨大的子弹呼啸着砸向透明的冰层，发出了剧烈的碰撞，可让拥有极高军事素养的超子目瞪口呆的是，子弹仅仅是在冰冻上留下了一个白点而已，甚至都没有产生一丝裂纹。

卓雄被这一击立马拉回了现实，反弹回来的子弹几乎是贴着他的大腿呼啸而过，他愕然地抬头看了一眼上面，立刻大骂道：“超子，你个王八蛋是打算要把我打死吗？”

超子从查文斌手中拿过手枪，关上保险笑道：“哈哈，没想到啊，文斌哥，你还会使枪，这枪打得不错，打得可真有水准。瞎子，快上来吧，就等你一个人了，磨磨叽叽干吗呢？”

“我……”卓雄一时语塞，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脑袋莫名其妙地就瞬间短路了，但是那人胸口红彤彤的印记在刺着他的双眼，“这里有个人有块文身和我一样，我……”

查文斌劝道：“先上来再说，我们得快点把老王送出去，等他醒了，这里的事情你再问问他，或许他会有答案，因为他是唯一认识花白胡子，也就是你爷爷的人。”

卓雄再看了一眼那人，顺着绳子几下便到了顶。

这雪山里可比不了那洞里，温度低得很。这下山的路该有多难走他们是知道的，但是老王的情况已经容不得他们再作停留，能早一刻赶出去便是最好。

卓雄和超子一起做了个简易担架。五个人便趁着还有太阳，抬着这号重伤员开始下山。这雪地里一个脚步一个坑的，走起来谈何容易，夜里的温度更加低了，这让老王的呼吸开始变得微弱。横肉脸脱下了自己身上的衣服给他盖上，这个汉子在冰天雪地的夜里只剩下一件单薄的卫衣。

终于，在后半夜里，他们下了通天峰，看到路边已经被积雪覆盖的汽车，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没有休息，超子立刻驱车奔出大山，但窄小的山路和厚厚的积雪让这辆四驱越野也显得力不从心。车里的暖气开始让他们的身体有了变化，柔软了的皮肤有了疼痛感，关节处更像是断了一般，大家都很想睡，可是却没有人能睡得